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四

道統三

程子門人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以下總論

問程門誰眞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

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靖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靖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録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

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覯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瞭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醫者善用鍼甞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爲難治

蔡云不如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

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官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

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録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

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録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鄭曰亦念金剛經他因趙相入侍講筵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荅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荅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更當下兩語

却住了他也因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粗疎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粗疎處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樸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縁他初是行者出身郭沖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閉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彦道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人然都

無立作王信伯乖鄭問他說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來議論全似上蔡如獲麟以天自處等曾漸又胡文定處講得些子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

問郭沖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

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説先生猶以爲疎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説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以上語類

十條

謝楊二先生事須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

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録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論語解中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谷汪尚書

某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爲學之方有不同者因

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已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

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

然有所得也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爲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

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以上文集

二條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髙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論呂與叔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以下論謝顯道

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

問謝氏以覺訓仁謂仁爲活物要於日用中覺得活物便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是識得仁體則所謂覺所謂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畢竟如何是覺又如何是活物又却别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何以爲仁如說克已復禮已在何處克又如何豈可以活物覺之而已也

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

國秀問上蔡說横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形名度數之閒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横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形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非曾子籩豆則

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形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以上語類八條

上蔡堯舜事業横在胷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横在胷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

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默索要識得他底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豈可不存留在胷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胷中曠然無一豪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爲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諭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答呂伯恭別紙

○文集

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㢠之亦不較其簡率皆如此以下論楊中立

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子詬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毁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輙欲毁之當時

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以上語類二條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書楊龜山帖後

問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曰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滚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䟽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

正淳〇以上文集二條

游定夫德性甚好以下論游定夫

游定夫徽廟初爲察院忽申本臺乞外如所請志完駭之定夫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好以下論侯師聖〇以上語類三條

侯子論語抄畢内上其閒誤字顯然者已輙爲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别有

以也項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録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與張欽夫別紙○文集）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

夫終被他做得成以下論尹彥明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以上語類三條

和靖兩書昔常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

絕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爲無此説以傳爲案經爲斷爲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巳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説復何謂乎況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爲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門人所記有答黄聱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者蓋見於兩家

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爲案經爲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靖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說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眞僞得失之爲善也況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聞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著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

門人纂録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録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答韓無咎

論語尹先生説句句有意味可更翫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答許順之○以上文集二條

張思叔與人作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云此當思也論張思叔

郭子和性論與五峰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

非也視明而聽聰乃性也箕子分明說視曰明聽曰聰若以視聽爲性與僧家作用是性何異五峰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善惡惡乃性也論郭立之

○以上語類二條

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

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考至於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豕之而然耶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吕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

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悞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論呂原明○荅林擇之○文集

聞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潁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警發後

爲荆門教授龜山與之爲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

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

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

求書見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蔡既

受書文定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

理上蔡既受他書也是難爲出來接他既入縣遂先

修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

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

夫後來也是郎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爲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以下論胡康侯○雖非門人而嘗見謝楊今附○子姪附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

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輙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寛字者於冊上以䂓戒從此後遂不性急矣

胡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巳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

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閒有牴梧處論胡明仲

胡籍溪人物好沈静謹嚴只是講學不透論胡原仲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以下論胡仁仲

游楊之後多爲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

不屈於秦仁仲直郤其招不往

知言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無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

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那理五峰謂性立天下之有說得好情效天下之動效如效死效力之效是自力形出也

五峯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仲思問五峰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爲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荅與叔中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疑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别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

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中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

問言中則誠與仁亦在其內否曰不可如此看若可混併則聖賢已自混併了須逐句看他言誠時便主在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便主在生發處

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

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五峰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作同體或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

五峰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瀾乎

欲其水之波浪乎乍看似亦好細看不然如淵與波浪何別渠又包了情欲在性中所以其說如此

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惟伊

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尚可上句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銳於闢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曰如何天理人欲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却是一團人欲窠

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豪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令人全不去看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脈以上語類二十條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别本有之尚疑其悞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

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遺藁無之則當改正但其他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疑耳昨來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爲然否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峰雖言

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耶其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為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峰既推之太過而來諭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

敬也此説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説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〇答胡廣仲〇文集

楊氏門人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以下論羅仲素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

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静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静坐可以爲學謝上

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見得世閒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豪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以上語類二條

羅氏門人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以下論李愿中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荅之云云

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别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也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

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収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

正蒙知言之類學者更須被他汨没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文字及看此等舊嘗看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辯論邪正蓋皆不可無也無之即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

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棲本行之待其著察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再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理會不

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閒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以上

語類十一條

先生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豪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

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黄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筞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
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顔子之嘆卓然見其為
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閒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
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
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
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
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
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

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延平先生李公行狀○文集

胡氏門人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既明則行益至此意

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推泥牽連下梢成兩下擔閣然二者都要用功則成就時二者自相資益矣（以下論張敬夫）

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翫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

便從謹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秖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

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却看得易傳看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

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議南軒祭禮曰欽夫信忒猛又學胡氏云云有一般没人情底學問嘗謂欽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略審覆行亦何害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以上語類六條

公之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與 右文殿脩撰張公神道碑○文集

道統四

自論爲學工夫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

有下章讀中庸則秖讀中庸讀論語則秖讀論語一日秖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旣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

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閒看文字難得

這般意思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

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

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

看文字卻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

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

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潙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舘人處借得孟子一册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脩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慤實處方已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

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闊畧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没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吕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横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誰鞭辟畢竟是自要讀書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

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一日
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温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
有疑明日又問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爲公
孫丑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
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於無著摸處用功也某舊
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
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

也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胷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別處去但一劄眼閒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

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泳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甞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絶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

某甞説看文字須如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得工夫

遁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

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
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説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
二程所説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
聖人説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
某尋常莫説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説道理底某
便不敢説他説得不是且將他説去研究及自家曉
得卻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

最得此力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塲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

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荅顏子克已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

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其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蹷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

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静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蹷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静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

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

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

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

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豪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

某少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得其要領乃用

黄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胷中自是灑落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李道熟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亦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

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别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

鋭然欲學聖人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

人之血氣固有强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

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来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為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以上語類三十條

道閒與季通講論因悟向来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怳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来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進否而警策之也 答呂伯恭

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

肯放下而某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已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答項平父

某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答陳正已

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答江元適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甞不愧汗沾衣也朕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

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洎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汩沒浸漬今則兀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五條

論自著書已入四書六經者不重出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以上語類三條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纔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答應仁仲○文集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

當時欲脩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

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穿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
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
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
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
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
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
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
冗中輟他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

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彦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録近亦脩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他日淵源聞見二録已領西山集委亦得以披讀乃知李文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閒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荅何叔京 文集

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説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們説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某初要節一本中庸集

略更下手不得其閒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
底又有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别處去底然而看得他
們說多却覺煞得力語類
示及三書感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尊諭不敢多遜竊
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太極諸說亦
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釋氏以胷襟流出
爲極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
當見得不假豪髮意思安排不著豪髮意見夾雜自

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答黃叔張○文集

問林兄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曰人既自有這良能良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就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語類

小學書曾爲整頓否幸早爲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奉

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汎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語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汎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決擇敘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澀難讀恐非啟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爲有益也來

論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苻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掊摭之功哉○荅劉子澄文集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巳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 以上語類四條

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

嘗欲别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静曰

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寛恵曰講學

班氏書可取者亦删取之如正静篇即如杜子美秉

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

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寛恵謂逮下無疾妬凡御下

之事病倦不能檢閲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

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

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爲

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答劉子澄文集

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忒藏頭亢腦如搏謎相似又解題之類亦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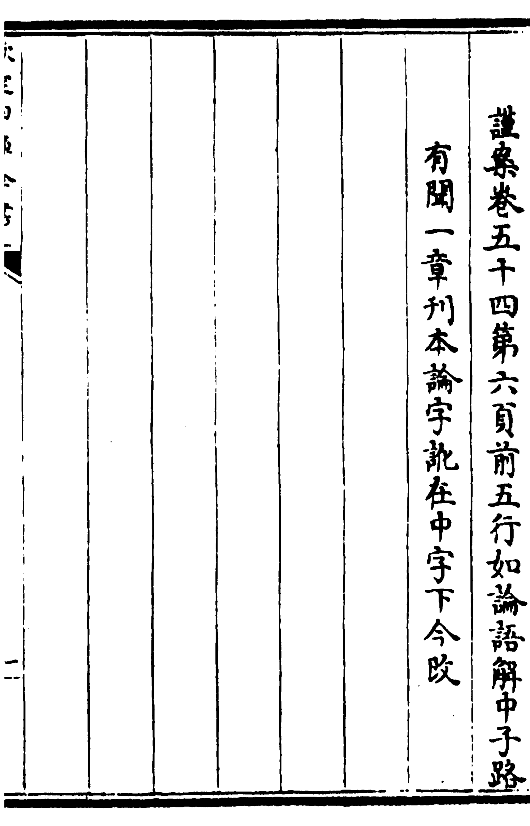
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冦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别立太宗子

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説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以上語類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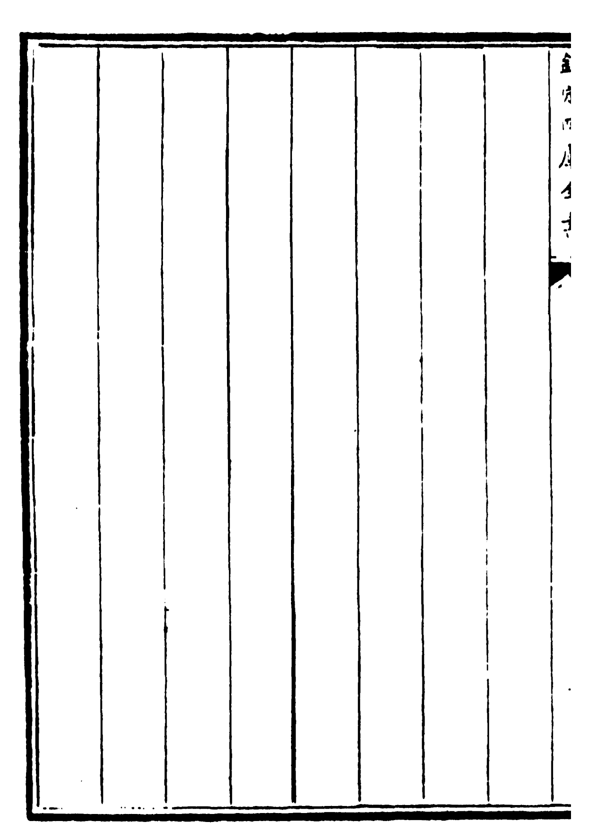
埀諭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

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絶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温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 荅尤延之○文集



謹案卷五十四第六頁前五行如論語解中子路

有闕一章刊本論字訛在中字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朱𤇍